

一块表 两世情

旧影重现

我的第一块手表,是1978年夏天,我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,回乡探望爷爷奶奶,爷爷奶奶用他们大半生勤恳劳作积攒下来的全部积蓄——125元,托人



载着我与爷爷奶奶的隔世深情。

1956年,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村庄。在我3岁时,爷爷奶奶害怕晚年孤独,把我从距离3公里外的父母家里迁到他们身边抚养。十几年来,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,供我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好不容易盼到1975年我高中毕业,可以在他们跟前尽孝了,可是他们却并未能如愿。

1976年,我应征入伍。来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,远远地离开了他们。他们之所以在年迈正需要我时送我去当兵,是因为他们一向认为,农村孩子当两年兵锻炼锻炼会更好,对我将来的成长更有利。

1977年,我在部队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,被齐齐哈尔师范学院(现在的齐齐哈尔大学)录取。

爷爷奶奶知道我考上了大学,成为当时全村唯一的大学生后,非常高兴,逢人便讲我考上大学的故事。爷爷跟我说,读大学与当兵不同,是需要经常看时间的,没块手表不方便。于是,就毅然决然地到银行提取了他们的全部存款,为我购买了这块手表。当时全村还没有人戴这么好的手表。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悄悄地跟我说,1盒手表有10块,其中只有1块是红秒针的,你能买到确实很幸运。听到这些羡慕的话语,我的心里美滋滋的。现在想来,我当时虽已成年,但是仍然相当幼稚,甚至有些自私——恨自己为什么不想想,爷爷奶奶年事已高,没有一分钱积蓄,他们以后怎么生活?万一有个头疼脑热,子女、孙子不在身边,没有钱看病怎么办?

1989年,我考取了哈尔滨工

业大学研究生,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86001部队工作。这期间,我的收入逐渐增多,完全可以换一块好点的手表了,可我始终没有换。我觉得戴着爷爷奶奶为我购买的那块上海牌红秒针手表,就好像爷爷奶奶在我身边似的,这是世上什么表也无法代替的。

岁月荏苒,往来古今。天遥地远的盼望间,耄耋之年的爷爷奶奶先后离开了我们。我再也不能为他们尽孝心了。他们为我购买的上海牌红秒针手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摆。又过去了几十年,我家也几经搬迁,许多老物件,甚至包括衣服、书籍都散失了不少,可是,爷爷奶奶购买的那块上海牌红秒针手表,依然陪伴在我的身边。有时拿出来看看,似乎仍能看到爷爷奶奶慈祥的面容;那红秒针的咯咯声,似乎就是爷爷奶奶的谆谆叮嘱。

[黑龙江·哈尔滨] 刘西平

平凡劳作 沉淀温暖记忆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曾在北张庄鱼种场做过一段临时工。这段日子不算漫长,却是我青年时代最难忘的一段阅历。那是较早走出家门,靠双手谋生的时光,我和一众工友聚在一起,开启了打零工的日子。

我的岗位是喂鱼,每天主要工作就是调制饵料,往返各个鱼池之间撒料喂鱼。鱼种场池塘连片,塘埂蜿蜒,来回奔走,日复一日重复劳作。体力活没有半点取巧余地,一天忙下来浑身疲乏,可正是这份辛劳,让我真切读懂了“干活吃饭”这句朴素实在的人生道理。

体力消耗大,饭量也跟着见长。刚去时,一顿面条也就吃二两,干了一段时间,饭量涨到四两。食堂大师傅手艺不错,尤其那道土豆烩鱼,热气腾腾,滋味十足,每每端上餐桌,我总能吃下满满一大碗。每一口吃食都是靠流汗出力换来的,吃起来格外香甜,心里也格外踏实。那时,儿时母亲常说的“劳动最光荣”不再是一句口头话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没有多少轰轰烈烈,只是平凡的忙碌,内心却充盈着朴素的快乐,也埋下了热爱劳动的种子。

奶奶常念叨“出力长力”,以前只是听个耳熟,到了鱼种场才算真正体会。刚上岗时,装着鱼食的木桶不管手提还是肩担都格外沉重,走在坑洼塘埂上,没多远就胳膊发酸、浑身较劲。可活儿天天干,手上肩上慢慢练出了力气,胳膊腰腿逐渐适应,没过多久,提桶、担桶往来各个鱼池就变得得心应手。人的力气正是在不断出力流汗中练出来的,不怕吃苦,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处。

初次离家在外住宿,远离家人,心里难免忐忑。令我感动的是工友们对我都很好,特别是同宿舍来自马头镇的妹妹,她年纪不大,生活阅历却丰富,为人热忱厚道。初来乍到,我有很多地方不熟悉,生活起居遇到难处,她都主动伸手相助、处处照拂,让身在异乡的我感受到难得的温暖。艰苦的临时工岁月里,这份朴实真挚的工友情谊成了珍贵的收获。

[河北·邯郸] 刘秀丽

那年夏天,头上的煤油味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夏天,日头毒得像要从天上泼下一盆火。知了在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,叫得人心烦意乱。那年我刚上小学,最大的烦恼不是作业,而是头上那场“浩劫”。

起初只是头皮发痒,我也没在意,可后来那痒劲儿像千万只蚂蚁在爬,钻心透骨。母亲借着日头,拨开我的发丝一看,是头发上长虱子了。

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半碗煤油,那黑乎乎、粘稠的液体散发刺鼻的气味。她把我按在凳子上,那架势像是要进行一场

神圣而严肃的仪式。

“忍一忍,洗了就不痒了。”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,带着一种近乎愚昧的坚定。

冰凉的煤油顺着头顶浇下来,那种触感不像是在洗头,倒像是有人往我脑门上泼了一层胶水。煤油味瞬间冲进鼻腔,辣得我眼泪直流。

那晚,我没法睡觉,满屋子都是挥之不去的煤油味。那种味道渗进枕巾,渗进被褥,甚至好像渗进了骨头里。第二天醒来,头皮不仅没好,反而红肿起来,起了大片的水泡。那种火辣

辣的痛盖过了痒,我顶着个红肿的大脑袋去上学,同学们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,因为那股煤油味实在太冲了。

后来,母亲看我肿得像猪头的脑袋,也慌了神,不敢再用这“偏方”,只能用温热的盐水慢慢给我清洗。好在天热,伤口没感染,折腾了大半个月,头上的虱子才随着那些脱落的痂皮慢慢少了下去。

那股刺鼻的煤油味,早已从我的头发上散去,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的记忆里。

[湖北·武汉] 苏应纯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